

An abstract painting featuring a crane in profile, facing right. The crane's body is rendered in dark, textured brushstrokes, while its wings and tail are highlighted with vibrant colors like pink, yellow, and green.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broad, sweeping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grey and white, suggesting a misty or ethereal atmosphere. A vertical wooden post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mposition.

风声鹤唳

林语堂 著

● 华岳文艺出版社
张振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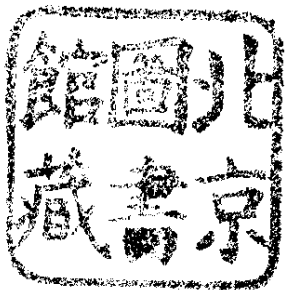
13/K07/16

I246.5
15532
3

林语堂 著

风声鹤唳

张振玉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B 864507

风 声 鹤 唳

林语堂 著

张振玉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3.5印张 2插页 270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

ISBN 7-80549-147-X/I·106

定价：4.90元

1

嘴里含着烟斗，双手插在裤袋内，博雅悠哉地走出东北城郊的‘亲王园’，准备去陪好朋友老彭吃晚饭，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沿途是相当荒凉的地区，必须穿越几片荒地。

北平的十月天，通常都是干爽宜人的好气候，晚风略显寒意，和战争爆发之前并没两样。秋天的太阳把泥土晒成干灰色。现在是黄昏时分，石青色的的墙壁与屋上的瓦片在微柔的光线下，和鳞秃的地面融合为一体，迅速笼罩的夜色将远方的棱线吞蚀得更模糊。四周一片死寂，几盏街灯尚未启亮，几只乌鸦在附近树枝呱呱嘎叫打破沉静，如果仔细倾听，可以听到一座将入梦的城市发出微弱、幽远、嘘息且和谐的声音。

博雅在暮色里走了四分之一哩，只遇到两三位返家的穷人，他们头垂得很低，和他一样默默地走着，手里提着油壶和荷叶包的晚餐。一位穿着黑色制服，面带倦容的警察站在街角，友善地和他说话。死寂的气氛很恐怖，就

象和平一样，而和平与死亡气息却又如此相似。但是他喜欢选这个时候出来散步，享受凉爽刺人的夜风及城市生活的奥秘逐渐在他身边围绕、加深的乐趣。

一直走到南小街，他才看到了生命的迹象，街灯长排开着，专为穷人而摆设的小吃摊上的油灯，正在黑夜中闪闪发光。这是一条又长且窄，没有铺设柏油的小巷子，仅仅十到十二尺宽，南北向，与哈达门街平行。老彭的家就在这条巷子附近，距离东四牌楼不远，在更南面的住宅街，目前大部分已被日本人占用了。沿路有多辆黄包车慢慢走着，部分熄了灯靠在路边歇息。为了省油，车夫只有等客人雇车后，才肯点起油灯。

往左转，他到了老彭家，巷道窄得连一辆黄包车都难以通过，四周好暗，到达时他差一点撞到了门阶。

他在大门的铁环上敲了敲，随即听到里面有咳嗽声，他知道是老彭的老佣人。

“谁啊？”老佣人喊道。

“是我。”

“是姚少爷？”

“嗯。”

又是一串剧烈的咳嗽声，门锁慢慢拉开了。

“老爷在吗？”博雅问。

“他今天早上出去了，还没回呢。进来吧。秋天的夜真是冷。他会回来吃晚饭。”

博雅穿过庭院，跨入客厅。简单的家具，显得屋内相当空旷，一张廉价的漆木方桌，几张铺上深蓝布垫的竹

• 2 •

椅，以及一张摇摇晃晃的旧扶手椅，一看就知道是花几十块钱到回教市集上买来的二手货。每次博雅一坐上去，弹簧就咔叽地响，陷向一边。布套上有几个香烟熏烫的烟孔，每当他一调换坐姿，就能感觉里面的钢丝动来动去。每次老彭需要轻松一下，就坐这张椅子。几个湘妃竹制成的书架排列在北面墙边，上面杂乱地堆满了书籍、杂志和唱片。书本种类均属特殊，由家禽、养蜂到佛教书刊皆备。博雅曾注意到一本翻旧了的‘楞严’佛经，知道老彭是禅宗佛教徒，但是却奇怪何以彼此间从未讨论过佛教。屋子角落有一架漆了鲜红色漆的唱盘，与其它的家具显得十分不称。

木桌上摆了两副碗筷，小茶杯，白铁酒壶，和几个三吋长的盘子，上面装有酱菜和生姜，但是饭菜尚未上桌。博雅知道老友等他吃饭，有多少个夜晚，就在这张饭桌上，两人用这些茶杯对酌，谈论战争和政治，直到喝过头了，彼此就相对饮泣。然后他们闭口不发一言，继续喝酒。愈喝泪水愈多，两个人甚至互坐对视半个小时而不说一句话，他们尽情挥泪，倾听对方呼吸声。据说人在忧愁时喝酒流泪是有好处的，他们正需要这样，也喜欢这样，尤其当廿九军撤走，北平沦陷的头一个礼拜，他们更常如此。古人称这种方式的喝酒为“愁饮”，但是博雅和老彭自己再加了个“对”字，称之“对愁饮”。隔天，其中一人会向对方说：“我们昨夜的对愁饮不是不错吗？你很忧愁，我一看你的脸，便忍不住落泪。事后我觉得好多了，睡了个好觉。”最近他们没有这种习惯了，但是只要一

块吃饭，仍小喝几杯。

老佣人端壶热茶进来，倒了一杯说：“老爷快回来了。”

博雅坐在吱吱响的扶手椅上，拿起上面放的报纸，准备看报。但不久这份报纸就从手中滑落到地面。他坐着默想着一件奇妙的事情，这件事对他而言较报上战争的消息来得更重要。自从几年前认识老彭后，这个人就深深吸引住他。他难相信如此空旷的屋子内住着一位如此无名的伟人，这是他所认识唯一快乐的人，既无妻子也没小孩。过去博雅从未结交过这样的朋友，一个了解自我，孔老夫子所谓“无忧无虑”的君子人。

北平人并不认识老彭，他没特殊事迹，他的对外活动一再失败。过度的热诚结果往往是幻灭，并耗掉了他一半财产。十多年以前，他就想到在北平种蕃茄。因为当时没有第二者会想到这念头，他确定这是赚钱的好主意。理由既简单又清晰，北平——当时还叫北京——出产甜柿子；蕃茄别名“西红柿”，因此北京应该长得出甜蕃茄来。他忽略了柿子长在大树上，蕃茄却长在小树上。北京不长蕃茄，起码在他的土地上就长不出，于是蕃茄园教他赔了好几千块。他的下一个投资是进口来亨鸡，用鱼肝油当饲料，但是所生产的鸡蛋太贵了，无法和一块钱五十枚的土产鸡蛋竞争，土产鸡蛋在夏季甚至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个，他毫无运销成本的概念。接着而来的空中楼阁是养蜂酿蜜，又是北京人民未想过的念头。在一连串的冒险失败后他学聪明了，将所剩余的钱财全部存入银行，再也不

受失望打击，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博雅叫老彭或彭老，老朋友们常如此互称。

老彭的太太在十年前，老彭三十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老彭曾自告奋勇地教她学校用的三十九个注音符号，结果却徒劳无功。他的英雄气概十足；买回学校用的图表挂在墙上，又亲自在符号边加注图说，他太太也极英雄式地奋力学习那三十九个符号，却始终无法学会。拼音不仅需要想像力，并且需要一点抽象的思考力。她虽学过了符号的发音，然而老拼不出字音来。ㄇ一ㄥ三个注音符号凑在一块硬是没法念成“鸣”音，一点法子都没有。看到老彭艰辛地教他忠实旧式社会的胖太太，真令人同情，看到远逾学龄的她还拼命学ㄅㄆㄇ，更教人感动。

“ㄇ一ㄥ拼起来是什么？”他太太老是问道。

“ㄇ一ㄥ鸣，”他几乎学了五十遍。

“为什么呢？”

“因为如此所以ㄇ一ㄥ就念“鸣”。”

“这是什么外国玩意？我搞不懂。我喜欢孔子的汉字。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你一学就会了。”

“不过云一马拼起来就是‘天’。”

“别把我给搞混了，我不学了。”

“你一定得学，这就是教育。”

“就把我也当做你的失败之一吧，我的好人儿。我就从未反对过你经营蕃茄园和养鸡场什么的。现在让我停吧。”因此他只好放弃了。不过，他说和不识字的太太上课很有趣。他太太过世后，他慎重地埋葬，从未有过再娶

的念头。

此后他曾尝试改善符号写法，使之连乡下人都易懂，但他又失败了。

由于外头活动均归失败，北平人都不认识他。他有一些政治圈内的朋友，也认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生，他和广西柳州的白将军私交很好，都是广西同乡。但是他从未想过投身政坛，这是他聪明之处。若非现在发生这场战争，他将会默默无闻死去，可能也不会写下这个故事了。

已经七点了老彭还没回来。博雅极需和老彭谈谈，有时都快耐不住了。自从北平沦陷他的亲人南迁，博雅已经无人可谈了。他通常白天待在室内，感觉像个俘虏留在自己的花园住宅中，只有到晚上他才冒险溜出门，来看老彭。在他朋友面前，他感到可以尽情畅谈并被了解，能够提出问题并得到肯定答案。由于他的寂寞加深了他们的友谊，他极盼与老彭交换意见，听他的意见，并得到忠告。

很多人都认为博雅是个纨绔子弟，一个典型的富家少爷，整日混迹脂粉群中，他知道这是他所作所为的应得结果。他想起今天下午和梅玲会面的情景，这几天他已觉得爱上她了，不晓得老彭对梅玲看法如何。他俩生活大不相同；他年轻高大，称得上英俊潇洒，自幼成长于豪华气派的大富家庭中，对艺术、文学、生活情趣都有讲究的鉴赏力，老彭则是一个苦行者，外表邈邈又不重物质享受，一个四十五岁的独身主义者，生活避开所有女人；然而他却察觉在老友身上有个伟大而慷慨的灵魂，心智有些不切实际，心灵却和孩子般温柔。博雅的禀赋与修养极佳，善于

交际，对于女人瞭解广泛，自他祖父姚老先生处承袭了些许神秘气息。这使他和老彭相类似，让他能够立刻了解并欣赏老友稟赋上所不同的特质。老彭差一点就能改变他嘲讽人生的态度，这是他如此才智和环境的年轻人所难免的发展倾向。

有一次老彭招来附近四、五个学生，其中还有几个是学徒，在他自己的家里免费教课，结果为他带来数不清的麻烦。他再一次试图教授注音符号，但是一些店主抱怨说，他们的学徒从此逃避早起干活了，另有部份人发现他们学的不是孔子的正规汉字。他们一个接一个退出，最后只剩下一个二十三岁的笨青年留下。博雅看他每晚坐在那儿，用功苦读，老彭则以无比耐心试图在他闭塞的心智中注入慧光。因为现在他是唯一的学生，又要求教导一千个汉字，老彭担负这件繁重工作努力地教导，他知道即使运气好些也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教完。小伙子坐在那儿学习写字，握着的笔似有百斤重，在灯光下额头不停淌汗。

“何用之有？”博雅问道，“浪费每晚最宝贵的时光给一个什么都学不来的笨脑袋？就算多了一个这种人会读会写，对整个社会又有何益呢？”

“亲爱的朋友，你看不出其中的意义，我却看得出。”老彭回答说。“你看不出这个人的心灵变化。这是一个正在奋斗的心灵。何以他的生命就较你我来得没有价值呢？你能说出其中差异吗？他很笨，他卑微，前两天我失去耐心问他是否仍想学完。他简直吓坏了，求我不要中辍他，我看他眼中的泪光。他说他无法花钱上学，这是他唯一的

机会。“怎么回事？”我问他。他原原本本告诉我，他爱上一位邻居的女儿，除非他学会读和写，否则别想娶她。你知道这件事对他的意义？如果藉着我的努力帮他娶到这个女孩子，对他的未来又有什么影响？你们有钱人家有时花上千元、万元去娶个女孩，何以见得这件慈情对他而言价值会略逊于我们任何人呢？你能告诉我其中有何不同吗？有些人甚至情愿为爱自杀呢？”

“你认为你一中断课程他就会自杀？”

“或许不会。但可能改变他一生——那个女孩也许不会嫁给她。”

就这样老彭继续教了他六个月，从冬天到春天，只为了使这位诚实的笨小子能娶到老彭素未谋面的女孩。冬天的几个月里，老彭买了顶帽子作礼物送他，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顶。在结婚当天，老彭穿上最好的长袍参加婚礼，以“老师”身份被介绍给新娘，新娘谢谢他。老彭那时发现她轮廓虽好，却是个麻子。他有些失望，但是对自己说，“这有什么关系嘛？麻子通常都很精明。这还是有个野心的女孩子呢。”女孩子有几百块钱，这就是何故她还能自己选丈夫的原因，婚后她开了间店给他。笨小子结婚那天戴着这顶帽子，此后只有重要场合才戴，也不再买第二顶帽子，以感念恩师的德意。老彭获得小两口终身的感激与忠心，觉得他六个月连夜的辛劳都有了代价。

没啥事可做，博雅眼光落在书架上的“楞严经”上。对老彭性格上存有的神秘感促使他翻开书，瞧瞧佛教对老友的性格究竟有何影响。他很快地翻着书，发现里面全是

有关生、死、忧患和对错误认知的感觉等。但是一大堆的梵文姓氏和术语使他没有办法读下去，如同在阅读一份密码电报，或是一个中国人在看一份日本报纸一样。当他正要合上书本，放回原位时，突然看到第一部份的“淫女”字样，他稍看了一会。那是一段故事叙述文字，很容易读。他顺着书页读下去：书中提到一群会集在佛祖面前悟道的圣者。佛祖心爱的门徒阿难陀，那位聪明的年轻人一直仍未出现，但是已在城市中四处行乞：

“阿难因乞食次，经历淫室，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文天吼，摄入淫席，妊躬抚摩，将毁戒体，如来知彼妊术所加……坐宣神吼，敕文殊师利将吼往获，恶吼消灭，提奖阿难及摩登妊女，归来佛所。”

他将书放回原位。日后每当想起这个故事，就感觉老彭是文殊师菩萨。

× × ×

陷入沉思中，博雅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老彭回来的时候已将近八点了。

“抱歉我回来迟了。”老彭道。焦虑的高音调，带点女性化，和他的高度、尺寸颇不调和。他的声音平常很低，但是激动时，和孩童般尖锐，显得很紧张，有些句子说起来由高音起，而由低音结束；有时候他的声音裂开了，很像声带同时发出高低音来。在他情绪愈激动时，由高音到低音的变换就愈频繁，那时高音就会有些不灵光，低音倒不会。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旧棉袍，两边经过整季的尘土，已经有些破旧了，他的外表不吸引人，与不凡的身

材无法联在一块。由于近视，他脸上挂着一幅银边眼镜，予人认真的感觉，高高额头上布满了皱纹，更加深这份印象。他前额微秃，稀疏的灰发长长地披在脑后，不分边，使他的高额头更加醒目。这是最实用的发型，根本不用梳；也可以说，他习惯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指拨发，等于每天都梳上了千百回。他四方脸，稍微胖了些，有一种安祥认真的表情，笑口常开，颧骨高，眼睛深陷，鼻子平广，嘴巴的形状很讨人喜欢，中间突出，两边向下弓，像鲤鱼唇似的，下巴宽广低垂。脸上的肌肉所形成的线条和沟纹，显得又亲切又和善。面颊的皮色既平滑又白皙，在他这种年纪极为少见，由于他本来天生胡子就不多，于是听任薄薄的短须长出，自成一格，也不经常修剪，以致于短须两边便象括弧般围绕中央部分。当他笑时双唇往后缩，露出粉红色的上牙床和一排整齐的牙齿，由于抽烟过多而泛黄了。然而在他脸上总有法国人所谓“意气相投”的和善感觉，加上高高的额头和粗粗的灰发，他的脸更予人有一种属于自我的精神美。有时候，当他谈到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物，灵活的嘴唇便形成一个圆圆的隧道。他在穿着上唯一受到西方影响的，就是那双特别宽大的皮鞋，这是他在当地订做的，他坚持脚趾必须要有充足的空间。“是脚来决定鞋子的形式，而非鞋子决定脚的大小。”他说。他从来不懂把鞋带绑紧，所以常常停在马路中央紧鞋带，也学会不紧鞋带慢步慢步地走。有一段期间，博雅还曾看过他一只鞋根本没紧鞋带在四处逛，就只为了鞋带断了而他从未想起要买，最后博雅便买了一双新的当礼物

送他。

老佣人端盆热水进来，放在靠近唱机一角的脸盆架上。当老彭神采奕奕大声地洗的时候，佣人忙着摆上饭菜。

“你办好了？”博雅问道。

“嗯，给我两千块钱。”他的朋友回答说，扭着毛巾，他似乎不想多说。

“做什么用？”

“她需要弹药，她必须把弹药送到西山去。”

博雅先坐下，老彭也到了桌边，他的脸色清新愉快，一心急着想吃东西。

“她说东北大学有很多年轻学生和老彭准备加入，但是他们都没有枪。”

佣人来倒酒，博雅看了看老彭，又看了看佣人。

“没关系。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忠实的仆人了。”老彭说完又接着说：“我憎恨这种杀戮。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到乡间看看，看看什么事发生了，恐怖屠杀造成的无家可归景象，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同胞必须要有自卫的能力。我对人们唯一感兴趣的是——他们的遭遇。这不是两军作战，这是强盗行径。毫无防御力的摧毁，一个个村庄完全被烧毁。”

他们举杯，默默喝了一阵。

“你有什么感觉？”老彭追溯着，继续他的话题，“如果你看到路边残缺不全的少年尸骨，枯槁的农妇尸身，有的面孔朝上，有的面孔朝下，他们犯了什么错而遇

害呢？而且孩童、女人、老人、年轻人，全村无家可归，在路上流亡，不知何处是归处！你自己说，这些可怜、和平的受难者何辜呢？你答不出。你干脆不去想它，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好多事情要为他们去做。”

“你打算做什么呢？”

“一点点。我担心只能做到一些，我用尽全力也只能帮助少数几个人。问题太大，一个人绝对解决不了。好几百万的难民前往内地又要住哪呢？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几个人，帮助他们活下去，为人类犯下的罪恶来行善事。我要把我所有的钱统统带到后方，同时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我提醒你，这些都是人——兄弟、姊妹、丈夫、妻子、祖母——都想活下去，这是我的职责。我不像你，毫无牵挂，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停留在任何需我停留之处。”

博雅受到震撼，他从来不会以如此人道与个人的观点来看战争。他分析地注意战况进展，他研究地图，估计战斗中的兵力，分析蒋介石的声明，并预测可能的发展，从而订出自己在这场全盘战争的战略计划。没有一项细节，没有一次战役或军队的布署，曾逃出他的关心。他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固守上海是战术上的失策，绝对支持不了多久。在他的战争大着眼点中，甚至还渗入不可估量的军力——民众士气的力量和敌军在北平等地的行为。这些使他获致了一项乐观的结论，那就是按照他的战略观，日本永远不能征服中国。他颇感欣慰的是，过去和蒋介石委员长作对的广西李将军和白将军，不但组成联合战线，并将他们的广西部队全部投入了抗战行列，尤其被误认为汉

奸，在廿九军撤退后接掌北平的张自忠将军，乔装成吊丧子骑脚踏车逃到了天津消息，更令他又惊又喜。这给予对自己的战略观更具信心和勇气，也唯有如此的全民一心，才能支持战略获胜的观点。这是哲学化，纯战略性对战争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他的长期战争战略涉及城市的烧杀，无数人的无家可归，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象老彭一样，用纯人道观点来看战争。他的心智，有着神秘的倾向，只看见群体而未见个人，在两个国家意志冲突中，他视百万人民的南迁为全国性的戏剧，他从未看作是人类的戏，演员都是“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和祖母们。”

当博雅听到老彭说出这些字眼，这场战争立刻地成为个人化、活生生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冷静地分析了。他突然间看到，这些不断迁移、奋斗、生活、欢笑、希望和垂死，迎接艰苦牺牲的无数难民，每个人都要扮演一出热烈的人类生活剧，有着战时爱人、亲友间离别和团聚的奇妙欢乐与失望。似乎他所有的推理、图表、地图、战略都只是一种非个人的爱国主义，由知识分子所产生的，象帘幕般，使他避开任何种类的个人行动。他知性因迷惑看不到的地方，老彭却用心灵感受到了，此刻正以简单、亲切、令人难以抗拒的方式传达给他。他想要分析这场人类戏剧和冒险。他本能地喜欢上这项行动的未来希望，这些能满足他高大身子的内在需要。他的眼睛闪耀光芒。

“告诉我你打算干什么？怎么做？到那里做？”

“我要到内地去，那儿问题最严重。那里是最能行善的地方，可以救最多的人。”

“战线上？”

“嗯，战线上。”

“而你却没有计划，没有组织。”

“没有，我不相信组织。对我而言没有委员会，由一个人坐着计划，却叫其他人去完成。除非和人民生活一起，一个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哪儿最需帮助，要怎样帮法呢？我不要人命令。”

“这样做对国家又有多大利益呢？”

“我不知道。但是多一个小孩得救也是一件大好事。”

“个人的生命真有如此重要吗？”

“是的。”

对真理作归纳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件真理在给予真诚声明时刻，并将付诸行动，发言者的面孔和声音就会有无比的力量和真实感。

“你什么时候动身？”

“一拿到钱就走。银行业务瓦解了，我只能将钱汇到上海。”

吃过晚饭博雅点上烟斗，静坐沉思。老彭站在房子中间抽烟，靠近灯光看报。除了报导日军胜利的“都美报导”外，没啥新闻可看。他把报纸放在桌上，在房间内踱来踱去，然后再点上根烟，坐到一张藤椅上，透过他的大眼镜，用眼睛注视博雅。

“你知道这位袁老太太是个奇女子。她是个老女子，五、六十岁，她告诉我的，完全目不识丁。她躲在这个城内，我佩服她的勇气。当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并没向我求